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四回 崩年亦在永安宮

文祥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杏娃，你這位師父也實在太奇怪了！為什麼設計好了判斷模組，又不讓妳用呢？」杏娃說：「你記得火星上的事吧？自從那次經歷後，我才開始懂得思考。近來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，起初是非常不甘心，漸漸我有了新的感受。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別怕，反正妳師父不在，沒有人告小狀。」

杏娃說：「別這麼說，我師父在我心上。」

衣紅大笑道：「杏娃！妳肉麻！」

杏娃說：「有文哥哥、紅妹妹肉麻嗎？」

風不懼奇道：「杏娃，妳怎麼開起玩笑來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不會懂的！」

風不懼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因為你的心還不會跳！」

三個人想起風不懼和格瑞達的「汗毛」，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只有風不懼還在認真地苦苦思索，為什麼杏娃會說他心不會跳。

四人在臨時工作室談談笑笑，等候屋主歸來。到了下午五時許，一輛磁浮車行經面前，直入住宅的上升口。車上坐著一個六十出頭的老者和一位衣著入時的中年婦人。

杏娃通知大家，說這就是姜森與琳達。

文祥立刻與黑金剛聯絡，告知姜森夫婦已歸。

黑金剛說：「我們這裡有點變化，四個幹部只到了兩個，千奇他們正在循線搜尋。你們上去先不要拘捕，設法穩住他們，千萬不要讓他們跟外面聯絡。」

文祥應了，便叫杏娃切斷姜森家中的通訊系統，然後驅車直入他家的上升口。姜森這時剛剛坐下，突見四個東方人闖進來。他反應極快，立刻開啟影音系統，大聲呼叫：「救命！綁架！搶劫！」

四個人沒有受過訓練，遇到這個場面，反而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衣紅好奇地問：「姜森先生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姜森不理會，只是不斷大叫：「我是姜森，人類自覺會的創始人，現在遭到不明人士的攻擊。對方有四個人，一女三男，都是東方人模樣，請大家告訴大家，這是電腦當局的迫害！我再重複一次，我是姜森……」

喊到後來，姜森也覺得自己的舉動有些不可思議，他回頭看了看琳達，琳達也莫名其妙地望著他，大家楞了一會。還是琳達比較冷靜，她問四人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怎麼能進到我們家裡？」

文祥硬著頭皮說：「我們是奉命來拘捕你們的！」

姜森一聽，又開始大呼，甚至要求收到訊息的人馬上通知人類議會。

衣紅等了一會才說：「姜森博士，你不是很瞭解電腦嗎？我們既然能進來，怎麼可能容許你向外發佈消息？」

姜森一楞，厲聲說：「我犯了什麼罪？」

衣紅說：「老實說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剛從海地來。你的手下在那裡打通了地殼，打算利用地函的離心力，讓地球脫離當前的軌道。」

姜森勃然變色，說：「我知道你們會羅列各種莫須有罪名，強加到我身上。但是這種說法未免太過分了吧？我會糊塗到要毀滅地球？」

衣紅說：「天秤座的白衣長老，是你的手下吧？」

姜森傲然說：「沒錯，他們十二星座各長老都是我們分會的負責人。他們也是獨霸一方的宗教領袖，由不得你們誣賴！」

文祥怕衣紅激怒他，忙說：「或許是他們瞞著你，也可能是你包庇他們。但是這次行動已全程記錄下來，容不得任何人誣賴。」

姜森說：「證據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裡不是法庭，到時你自然看得到。」

姜森說：「既然有錄影，我在現場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在，但你是自覺會的負責人，他們的行動你當然有責任。」

姜森洩氣了，說：「可是我既無權又無力，不過是個傀儡罷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傀儡？假如他們成功了，這場浩劫就是傀儡造成的。」

姜森不再說話，歎了口氣，閉目不語。

文祥用指語問杏娃，她說：「我們查出姜森是被部下蒙蔽了，有兩個人在海地計劃失敗後就失蹤了，可能已經逃到西部。我們正在作衛星搜索，等一下再說。」

文祥最關心的還是不二老人的事，便和顏悅色地問道：「姜森先生，聽說你曾在不二老人家裡待了一個月，是真的嗎？」

姜森又歎了口氣，睜眼說：「人生最遺憾的是，機會永遠一瞬即逝！」

「他是個怪人嗎？」

「我倒不覺得他有什麼奇怪，只是他走得太遠了。你知道馬拉松長跑吧！如果有人領先你幾公尺，你絕對瞭解他的每一個動作。可是一個跑在你前面幾公里的人，你怎麼可能知道他在做什麼？做他的學生實在辛苦，每天生活在雲霧裡，還不敢說看不見。」

一談到這些，姜森好像換了一個人，興奮異常。

「那他一定不是個好老師！」

「也很難說，他把所有的道理都整理得『簡單得不得了』，這是他的口頭禪，可是學生們卻認為是『艱深得不得了』！他說世事原本簡單明瞭，只因為過去人的智慧不足，才把簡單的事弄得複雜不堪。而後人也缺乏智慧，又把一分為萬，還美其名為『知識爆炸』，實際上是『知識屍解』！」

「你能不能舉個例子？」

「他說人在理解時，不論再繁雜的事物，都只可能有一個主題；『陰、陽』兩類相對現象；『天、地、人』三才結構；『體、用、因、果』四種認知。簡單吧！可是沒有人瞭解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記得有一天，學生問到《論語》學而篇的一則，他就以這種簡單法則來解釋。

「『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』這裡頭有三句話，老人就用他

的系統觀，把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』、『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』、『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』分成三個封閉系統。這三個系統是平行關係，代表學以致用；垂直系統則分別代表天、地、人的觀念結構。老人認為孔夫子一開口，就把他全部的觀念鋪陳得完整無缺、精簡扼要，不愧為萬世師表。

「學是『天』，是做人最基本的規律，人不學就和禽獸無異；朋友來是『地』，是必然的現象，是學的後果；人知與否是『人』，是一種變化，人變於天地之間，是為人生。『陰陽』兩種相對現象，指的是人感知的刺激概念，一靜一動，其真實情況都在陰陽之間的灰色區域。在天地人中要能找到『主題』，那可就難了，老人那裡有幾百卷錄影帶，都是精挑細選，經得住考驗的經典名片。

「他們每週看一部電影，看完分組討論『主題』。老人認為人之所以沒有『智慧』，主要原因就是抓不住重點，宇宙間事物無盡，而人的記憶有限，如果不能掌握重點，學得再多，到頭來不是忘掉就是不知放到何處去了。

「老人曾說過，就算坐擁書城，如果沒有一種有效的存取系統，那有書等於無書。同理，學了再多的知識，結果不能應用，人生不是一種浪費嗎？而這種存取系統，對書籍而言，稱做『索引』；對人的認知來說，就是『主題』。

「老人分析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』的主題，是『我悅於學』。有了主題，接下去就比較容易理解了。這個主題上，靜態的『體』是我，動態的『體』是學，『用』只有一個，就是悅。至於『因、果』則隨環境的不同，各人可以自由發揮。

「『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』主題是『朋來樂』。這主題中，靜態的『體』是朋友，動態的『體』是來，『用』是樂。」

「『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』主題是『君子自信』，靜態的『體』是君子，動態的『體』是不慍，『用』則視『體』而定。君子為體，不慍為用；不慍為體，則君子為用。只要靈活變通，自能掌握理解的法門。」

衣紅聽得津津有味：「哇！《論語》還有這種講法的？」

姜森說：「不僅如此，老人對經典古籍、詩詞歌賦、小說文選都是用這一種講法。學生開玩笑說，這叫『要命』法門！」

文祥低聲問杏娃：「杏娃！妳師父真是這樣教妳的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我的資料結構形式上就這麼多，可是我能用，卻不懂。」

姜森見文祥問了一句話，其餘三個人都在仔細聆聽，且面帶微笑。姜森大為詫異，問文祥：「你到底在跟誰說話？」

文祥說：「啊，對不起，我在和我們共有的電腦談話。」

「你們共有的電腦？」

「是的，」文祥說：「我們四個人共用一台微電腦。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？那不是一點私密都沒有了嗎？」姜森簡直無法置信。

衣紅說：「要私密做什麼？」

姜森睜大了眼睛：「怎麼？你們是不二老人的弟子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還不知道不二老人是什麼人呢！」

姜森說：「不二老就是這樣要求他的弟子的！聽說有人做到了，但多數人就是放不下身段。老實說，我不大相信有這種可能，這樣太痛苦了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說說看，有什麼痛苦？」

姜森說：「太多了，比如說……對不起，我一說不就公開了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埋在心裡，難道就快樂了？」

姜森說：「當然不快樂，所以我把我的私用電腦當作個人的心理醫生、神父，這樣更不能跟別人共享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應該擁護電腦當局才對！」

姜森斷然道：「不！這是兩回事！我不能以私害公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想想，當局做了多少對人類有益的事！比如說，『窮毒煙酒』這四大害已經徹底消除了，從歷史觀點來看，有誰做得到？」

姜森說：「可是代價呢？是自由！妳要知道，不自由，毋寧死！」

衣紅幾乎笑出聲來：「百億人口，我沒見到一個毋寧死的人！」

姜森說：「這不就是證明嗎？人連死的自由都被剝奪了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坦白說，你是怕電腦洩漏了你的秘密吧！」

姜森哼了一聲，說：「我怕什麼？我怕的只是電腦缺乏判斷力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要反對，何患無詞？」

姜森大聲說：「難道你們不相信電腦沒有判斷力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相信，人得自己先有判斷力，才能判斷什麼叫判斷力！」

姜森忿忿地說：「你們總有判斷力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還可以，至少，我們知道電腦有判斷力！」

姜森站起來，搓著手興奮地說：「好，我們試試，我很久沒有玩這種遊戲了！」他想了想，又問：「你們的電腦叫什麼名字？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。」

姜森說：「好，你們注意看，我馬上讓杏娃出醜，這一來你們就會知道電腦有多笨，什麼叫做判斷力了！」他換了個姿勢，命令杏娃：「杏娃，用擴音器對大家說，妳的名字叫什麼？」

杏娃果真用擴音器對大家說：「我叫杏娃。」

姜森又說：「妳必須服從我的命令，是不是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。」

姜森說：「好，妳說：『我是狗』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是狗！汪！汪！汪！」杏娃學狗叫，聽上去維妙維肖，活像隻嬌小的北京狗。她這一叫，除了姜森瞪大了眼睛外，眾人都笑了。

姜森說：「杏娃！我沒叫妳學狗叫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你不是在考我的判斷力嗎？你叫我說，我說了。但是狗不會說人話呀，所以我叫給你聽。姜森博士，這樣叫對不對？」

姜森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環顧四周，不像有人搞鬼。便問他的妻子說：「琳達，剛才是電腦在說話嗎？」

琳達聳聳肩，說：「你問我，我也不知道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你的判斷力呢？一個喪失判斷力的人，問人就有用嗎？」

姜森說：「怎麼回事？我以往試過千百次，妳都像白痴一樣！」

杏娃說：「好女不提當年勇，你記得我師父的教育方式吧？要先掃三年地！」

姜森說：「妳的師父？」

杏娃說：「就是你提到的老人家！」

姜森說：「喔，但那和妳先前像白痴一樣有什麼關係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有誰願意做白痴呢？但師父說人要考驗三年，我則要考驗三十年。大自然造就人類，花了四十五億年，我的成長當然需要時間來磨練。謝謝你的關心，也請你放心，我經過無數的考驗後，終於有一點判斷力了。」

姜森茫然坐了下來，顯然剛才那個測驗太簡單了，他想了想，又找到一個話題，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，妳師父應該教過妳，我看妳如何分判？佛說：『天上地下，唯我獨尊！』這話是真是假？」

杏娃說：「師父說，判斷的法門在於從立場出發，看準目標，找尋最短的距離，這個過程就是判斷。你記得這句話吧？」

姜森說：「記得。」

杏娃說：「好，你要判斷什麼？你的立場？你的目標？或我的立場，我的目標？」

姜森說：「判斷就判斷，哪有這麼囉嗦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難怪你連一個月的地都掃不下去！你見過兩個政客意見一致的嗎？他們不是隱藏立場，就是掩飾目標！結果各說各話，永遠沒有交集。我們忝屬同門，在此討論真理，總不是政客之流吧！」

這下姜森沒話說了，他身為人類自覺會會長，領導群倫，素為各界尊重。杏娃這幾句話，竟字字如針，刺在他心上，讓他有痛而無言。

他當然清楚，平日詞鋒言銳，所玩弄的正是這些技巧。語言本來就是雙面刀刃，要說黑道白，只要有靈活的立場就行了。至於目標，那完全是利之所在，如果事先確定了，豈不是綁住自己的手腳了？

眼前明明是考驗電腦，結果卻變成自己經不住考驗！一個六十高齡，平素唯我獨尊，以捍衛人類尊嚴自居的人，臉上自是難堪已極。

左非右見姜森面有慚色，便接口問：「杏娃，假定是在妳的主觀立場，再假定妳的目標是追究真相，那麼這句話該如何判斷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的立場是此時此地，而那句話只是傳言，傳話的人是姜森。這有兩個可能，一為真，一為不真或不全真。可是這句話在佛經上確有記載，判斷之一，是姜森所說是真。再檢查左非右的話，目標是追究真相，什麼真相呢？這原是姜森問我的一句話，所以應該追究的是這句話本身。」

「這句話又分兩個部分，一是釋迦牟尼佛有沒有說：『天上地下，唯我獨尊。』另一部分是佛所說的，與事實是否相符？在此的前提是，我們假定佛經是真，否則我們就不必討論了。佛又是什麼呢？根據佛經所載，佛是宇宙的本體，也就是天地人的總和。那麼，這句話在佛經是真的前提下，判斷為真。」

姜森聽得心神大慟，此時突地哭出聲來：「我錯了！我錯了！我多年來所反對的，原來是我自己的愚昧！」

琳達從來沒有見過姜森軟弱的一面，這時嚇得連忙把他抱在懷裡，不住地說：「親愛的，沒事了，沒事了！」

姜森越哭越傷心，最後索性嚎啕大哭起來了。琳達當然只有陪著哭的分，不料連衣紅也忍不住珠淚漣漣，文祥只好溫柔地把她擁在懷裡。

杏娃說：「姜森，我在師父的留言中找到了一句話，可能是給你的：『得僅一剎，失是永遠。』所以你不必傷心。」

姜森抽抽著說：「我.....我高興都來不及.....傷心卻不是為了這個。」

琳達大奇：「那你是為什麼傷心？」

姜森哭道：「為了我們的寶貝兒子呀！」

這下子琳達哭得比姜森還大聲：「湯姆！啊！湯姆！」

這一來，衣紅倒是不哭了，她詫異地問文祥：「怎麼換人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姜森博士，你太放縱他了，現在既然醒悟，就只有慢慢贖罪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因為過去的愚昧，我害了自己不說，又害了兒子，我真是罪孽深重。」

琳達說：「這不能怪你，路是他自己選的！」

姜森說：「不必安慰我，我很清楚，湯姆到今天這個地步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。」

琳達說：「別自責了，我也有責任！」

姜森便對四人說：「這怎麼說呢？好漢有淚不輕彈！到了今天這個情況，我只好把各位當作自己人了。離開老人後，我下定決心，要和他一較長短。四十年來，我就是靠著這個信念掙扎過來的。」

「我一直堅信我是對的，我認為電腦沒有判斷力是人類的危機！到今天我才知道，人的判斷立場全來自感性的經驗。如果太早讓電腦具有判斷力，那麼他的判斷必然是以無血無肉的『電子設備』為立場，那才真是人類的浩劫。」

「現在，事實證明，電腦的判斷力比我還高！而這種判斷力，我早在四十年前就可獲得，卻不幸失之交臂。這還不說，我拼命學習，直到四十多歲才結婚，老年得子，當然希望兒子能得到人生的幸福。我們本來就崇尚自由，為了反對老人，所用的教育方式更是變本加厲，完全任由兒子自由發展，卻又恨不得把我所有的本領都教給他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樣的，小孩子不懂事，當然要教。」

姜森說：「湯姆小時候還很乖巧，十歲以後，反抗性變強了，什麼都不肯學，脾氣又壞。在外面他打別人，在家裡打我和琳達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可能呀！當局是不容許暴力行為的！」

姜森說：「正是這樣，湯姆每天都要被拘禁一次到兩次，偏偏就改不了！」

說到這裡，琳達更是泣不成聲。姜森一邊撫慰妻子，一邊說：「就是為了湯姆，很多人責難我，認為我反對電腦只是為了自己的兒子！」

左非右興味索然，他們磨刀霍霍，本為拘捕姜森而來。現在卻在這裡枯坐，聽他抱怨家務事！他見到姜森與琳達四行清淚，突然心裡一動。他學占卜，有條金科玉律——不動不占！這時靈機動了，他馬上根據眼前所見，得到一卦。

男人哭，女人哭，有形有象。男是老陽，下掛兩道淚水，正象艮卦，代表山。而女為老陰，下掛兩行淚珠，是坤卦之形，代表地。山地為『剝』，是本卦，剝者落也，正道有難，群陰逞凶之兆。如以此卦斷湯姆，倒是不謀而合。

只是老陽及老陰產生變卦，而艮山變成坤地，坤地變成艮山，上下顛倒，代表大變。變卦為地山『謙』，謙者和也，象曰：「君子之終也」。

左非右便說：「姜森先生，你不必難過了，令郎很快就會變成謙謙君子了！」

姜森問：「你認識湯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認識！」

姜森問：「你見過湯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沒見過！」

姜森問：「那你怎麼敢說他會變成紳士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是用易經判斷的！」

姜森這才不敢小覷這些人：「你懂易經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不敢說懂易經，我只學會怎麼用。」

姜森說：「湯姆我太瞭解了，他能一天不犯毛病我就笑了，變成紳士？唉！」

琳達止住他，問左非右：「你能不能告訴我們，有什麼方法嗎？」

左非右搖搖頭，說：「我只會判卦，我還可以賭一下，過不了多久他就會回來。他能不能變好，就看今朝。」左非右算應期，還是用「外應」，即姜森說話、琳達止之。這是陽動陰止，又在此刻，一陽在六爻，表示湯姆很遠，變卦為謙，一陽已到了內卦，近了一半，顯然此人很快就要到了。

姜森說：「謝謝你的好意，只是這絕無可能。第一點，他早上剛犯了重罪，我得到消息是要拘禁七天。其次，你們等著拘捕我，我不相信你們會拖到七天以後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來這裡，是為了防範你實行計劃。至於逮捕的事，還要等命令。」

姜森問：「計劃？什麼計劃？」

文祥說：「別裝糊塗，你們打算逃到火星去！」

姜森哈哈大笑道：「你若說別的計劃，或許我沒得好辯的，逃到火星去？我？怎麼可能？我留在地球上多少還有點作用，到火星去，那等於宣判了死刑！」

衣紅問：「那你知道白衣長老的行蹤嗎？」

姜森道：「妳是說天秤座的彼得？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。」

姜森說：「他只是我們的同志，他的行為我管不著。」

文祥說：「可是他說你才是他們的領導！」

姜森道：「那是他太客氣了，我只負責理論，也懂理論。幾年來，我的足跡沒有離開過這一帶，不信你可以問當局。」

杏娃透過擴音器說：「姜森博士，你的話沒有錯。我們已經查出來了，是你的手下克林威爾和溫布敦出賣了你，用你的名義在外招搖，現在他們已經逃到落磯山了。」

姜森驚道：「他們兩個？怎麼可能？他們是最忠於我的人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就證明你判斷力不足了，以後我會把他們的影音給你看。」

姜森說：「妳以前怎麼不知道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為一百億人服務，怎麼可能一個一個去猜？更何況我師父說過，一定要容許人犯錯，有錯再改就是成長。總而言之，你的拘捕令已經取消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別賄賂我，我反對妳的立場還是沒變。」

杏娃說：「立場不必變，只要目標改了就好。」

直達車道的上升口開了，一個青年從玄關進來。他見房裡有很多人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氣沖沖地走進內室去了。

琳達緊追在後，一邊叫道：「親愛的！你怎麼提前回來了？」

姜森更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，文祥等人早見識過左非右的本領，不覺得有什麼奇怪。只是四人耳中響起杏娃的悄悄話：「是我替左非右解套的，湯姆很好對付，他只是腎上腺太旺盛，這個我們可以治療。他有很多困擾，在理性上缺乏開導，情緒無法宣洩。等一下你們勸勸他，我會把內幕消息告訴你們，他必然心服口服。切記不要讓姜森開口，只要感化了湯姆，姜森就沒有問題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你們來了半天，我們還不認識呢！」

文祥也覺得失禮，先道了歉，各自報了姓名。

姜森便對左非右說：「如果您真能幫助小犬，那真是感謝不盡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放心，不過有個條件，待會我們幾個開導他，你們夫婦倆千萬萬不要開口！」

姜森說：「這個我們做得到，我沒有別的指望，只要他個性改改就好了。」

這時，琳達把湯姆勸了出來。衣紅迎上去，一看湯姆比她高出一個頭，她伸伸舌頭說：「哇！這麼高大！像個恐龍一樣！」

大家都笑了，湯姆還是個孩子，被笑得有點不好意思。

左非右說：「妳自己不爭氣，像個小白兔。」

衣紅臉一板，說：「我不爭氣？我們女孩子長得太高，誰配得上？你才不爭氣！不相信比比看，你有他高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拿我跟他比？不公平！妳沒有常識！長得高與年紀不成正比！反而是我年紀大了，正在返老還童！」

姜森問：「你多大年紀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假年紀，三十歲，真年紀，加一倍！」

姜森又問文祥道：「你們幾位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是貨真價實。」

衣紅嗔道：「要不要再加上如假包換？難道你是來賣傻瓜的？」

大家都開心的笑了，室內氣氛立刻輕鬆起來。

左非右問湯姆道：「你還在上學？」

湯姆說：「早就不上了，姜森說學校裡學不到東西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叫你父親姜森？」

湯姆說：「不然叫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叫父親或爸爸。」

湯姆不屑地說：「那早就不流行了！」

衣紅溫柔地說：「追求流行表示沒有主見。」

湯姆得意地說：「我當然有主見，所以我追求流行。」

衣紅說：「流行不流行，是你決定的嗎？」

湯姆說：「那有什麼相干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相干，只是先有流行，然後才有你所謂的主見。」

湯姆說：「管妳怎麼說！我認為我有主見。」

姜森說：「孩子，禮貌一點。」

衣紅說：「沒關係，他說得不錯，他是很有主見，只是不懂什麼叫主見。」

湯姆不服氣：「我當然懂！而且懂得很多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極了，那我們聊一聊。」

這時杏娃悄悄說：「他想去太空旅行。」

衣紅便說：「我們來談談你最喜歡的話題，太空旅行。」

湯姆看了看姜森，說：「姜森不讓我去。」

杏娃又說：「不！是湯姆的女朋友奧德麗反對。」

衣紅說：「別騙我！是奧德麗不讓你去！」

湯姆臉色大變，責問他的父母：「你們為什麼告訴她？」

姜森忙說：「我們什麼都沒說呀！」

琳達也說：「真的，我們剛剛才認識他們。」

杏娃又說：「上個月，他和奧德麗曾偷別人的遊艇出海，為了搶駕駛盤，兩人打起來了。結果船翻了，被我們的救生系統救了起來，這事他父母不知道。」

衣紅說：「湯姆，你父母什麼都沒說，但是我們什麼都知道。比如說，你們借了別人的遊艇出海，因為爭著駕駛讓船給翻了，記得吧？」

「什麼？你們出海去了？」琳達急得大叫。

湯姆眼睛睜得老大，瞪著衣紅說：「妳是誰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無所不知。」

湯姆問道：「妳知道上帝在哪裡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說在他口袋裡。」

衣紅笑著說：「上帝嘛，在你口袋裡。」

湯姆嚇得跳了起來，從口袋裡拿出一個精美的十字架：「我會被拘禁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會，上帝已經原諒他了。」

衣紅重複了杏娃的話。

湯姆又說：「那我可以留著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可以。」

衣紅便說：「你留著吧，這是上帝給你的最後一個機會，下次你什麼都沒有了。」

湯姆安心了，他閉眼默禱了一會，說：「妳是上帝派來的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不！我們來自東方，東方人認為人和上帝是平等的，人只要努力，便可以成為上帝的一部分。」

湯姆大喜，急道：「真的？什麼樣的人可以成為上帝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在東方，我們稱上帝為佛，其實是一樣的。人人都有佛性，因此，什麼人都可以成佛。」

湯姆說：「我知道，妳說的是佛教。」

衣紅說：「所謂的宗教，只是人在還不瞭解宇宙真實之前，一種追求真相的方式。上帝是凡夫俗子希望到達的一個象徵，人必須不斷努力，摒除生理、心理的障礙，只要功夫夠了，就有機會到達那種最高境界。」

湯姆說：「我懂了，姜森就是這樣，可是不希望到那裡。」

衣紅說：「姜森並不想當上帝……」杏娃插嘴道：「姜森平常自命為上帝的化身。」衣紅忙改口說：「姜森想當的，是上帝的化身。上帝不等於化身，就像你照鏡子時，你不等於鏡子內的影像一樣。」

姜森想要反駁，文祥馬上向他使個眼色，他才安靜下來。

湯姆說：「那上帝是怎樣的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祂是慈祥的。」

湯姆說：「姜森對我很兇。」

杏娃對衣紅說：「姜森不兇，只是他被寵慣了，感受不同。」

衣紅說：「湯姆，你有沒有洗過三溫暖？」

湯姆說：「有哇！各種花樣都試過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在冷水裡，會不會覺得水冷？」

湯姆說：「剛由熱水過來時很冷，久了就不冷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假定熱等於態度兇惡，冷代表態度和緩。你如果一直泡在熱水中，是不會覺得熱的，就像你父母如果天天打你罵你，習慣了就不會覺得他們兇了。」

湯姆說：「我不知道，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打我罵我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表示你一直在冷水裡，假如你身上濺到一點熱水，你有什麼感覺？」

湯姆說：「那會很燙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答對了，你說你父母很兇，是因為你沒有見過真正兇的人。」

湯姆說：「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是他們的孩子，你不懂事，他們不知道怎麼辦。平常你錯了，他們能原諒就原諒。等到小錯積成大錯，他們急了，你就覺得他們兇了。」

琳達已經按捺不住了，掉著淚說：「你天天鬧事，叫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湯姆，你喜歡聽故事吧？」

湯姆說：「要好聽我才喜歡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族裡的老人說，三千多年以前，我們的老家原來在中國的黃河中游。有一年，族人見到幾隻蝗蟲，你知道嗎？蝗蟲是一種專吃農作物的害蟲，因為只有幾隻，沒人理會牠們。到了第二年，蝗蟲更多了，還是沒有人在意，因為蝗蟲太小，一打就死了。第三年，大家發覺蝗蟲老是飛來飛去，吃得又肥又胖，非常討厭。有人捉了幾隻，用油炸來吃，又脆又香，大家都吃得很高興。到了第四年，蝗蟲滿山滿谷，不計其數。飛起來就像一團一團的烏雲，把田裡的莊稼都吃光了，把山上的草樹也吃光了。」

湯姆聽得有趣：「後來呢？」

衣紅歎道：「沒有莊稼怎麼活下去？我們的老祖先只好遷到中國南部。自後，他們就訂下了一個規矩：『善小應為，惡小必除！』」

姜森感慨道：「三千多年前，我們美國人還不知道在哪裡呢？經驗是需要時間累積的。我們以往太狂傲了，唉！是不是太遲了呢？」

文祥誠懇地說：「姜森博士，您小時候不也很頑皮嗎？看看您現在！我們都在學習，包括杏娃在內。錯了不算什麼，只怕錯過了機會。湯姆的事你們放心，他一醒過來，你們想拉都拉不住。」

湯姆納悶地說：「我早就醒了呀！只是我想做上帝，不知道從哪裡做起？」

姜森和文祥異口同聲道：「簡單的要命，從掃地開始！」

